

莽莽阴山，横亘东西，屹立在中国正北方。因山脉神的壮美，山城浩渺，自然地理功能独特和历史文化厚重，而身负盛名。

阴山，似曾相识，又有些陌生。4月下旬，我们从东到西沿着阴山主脉走了一回。

古老的阴山，尘封着许多记忆，我们从中间摄取几个片断。

## 一

阴山，蒙古语为“达兰喀喇”，意思为“70个山头”，位于内蒙古中部和河北省最北部，地势高峻，主脉清晰，山体挺拔，景色粗犷。山脉呈东西走向，全长 1200 多公里，南北宽80—240公里，海拔 1500—2400 公里。东抵多伦以西的滦河谷地，与大兴安岭相望；西达阿拉善的乌兰布和沙漠；南邻黄河“几字弯”和河套平原；北为内蒙古高原。

阴山是个大家族。山脉主体从东到西，由大青山、乌拉山、色尔腾山和狼山组成。大青山东起大黑河上游谷地，西至包头昆都仑河，山架宏阔，山势巍峨，山姿雄伟，长约 240 公里，雄居土默川平原之北；乌拉山东起昆都仑河，西到乌拉特前旗西山咀，断层壁立，重峦叠嶂，全长 70 多公里；色尔腾山位于乌拉山北侧乌拉特草原上，山势展开，分为三支，东西平行，多为低山丘陵；狼山为阴山西段，长约 370 公里，主峰呼和巴什格峰为阴山最高峰，海拔 2364 米，降水稀少，草木稀疏，山色灰黄，山势嶙峋突兀，南屏河套平原，北为荒漠戈壁。

如果把视野再展开一些，阴山横贯华北，东抵东北，西及西北，是名副其实的我国北方天然屏障。拆开来看，大青山以东，山脉陆续降至海拔 1500 米以下，通常称阴山山地，主要有蛮汉山、灰腾梁、凉城山、桦山和大马群山等，多为低山丘陵，地形紊乱，主脉不清，山向多变，一直延伸至晋北和冀北山地，并与燕山山脉和大兴安岭相望；向西，狼山余脉延伸至阿拉善境内，形成哈鲁乃山、罕乌拉山、巴彥乌拉山和雅布赖山，由东北向西南插入，将阿拉善高原分为东西两大块，并分隔了乌兰布和、巴丹吉林和腾格里三大沙漠，使之未能连成一片。

这是一座古老的断块山。据《中国地质史》记载：“蒙古高原初成，阴山未现，遂古造山运动发生，蒙古高原南部发生断层陷落，其陷落者为归绥平原（包括今河套平原和土默川平原），稳定者为阴山，固阴山仅有南麓而无北麓，以北麓仍接蒙古高原故也。”阴山山脉最大特征：南北坡不对称。北坡平缓，剥蚀残余的低山丘陵和盆地交错分布，逐渐隐没于内蒙古高原；南坡陡峭，高达 1000 多米的落差，直降到河套平原，为明显的断层陷落形成的。山体主要由古老变质岩和断陷盆地中的沉积岩组成。山前平原由黄河冲积扇和阴山洪积扇两部分组成，从河套平原东延伸至土默川平原。阴山矿产资源富集，最具代表性的有石拐煤矿、白云鄂博铁矿和稀土金属矿等。

阴山腹地，分布有侵蚀残余低山和众多山沟。雨后，洪水破山而出，在南北麓，形成内流河；山南麓，形成洪积扇，属黄河、海河水系的外流区。山中多南北向沟谷，因流水侵蚀形成，通常称为大沟。这些大沟，成了山前山后的交通孔道。今天的南北向公路、铁路大都从沟谷中穿过。

阴山是我国北方重要自然地理界线。它是温带半干旱与干旱、季风与非季风、内流区与外流区、农耕与游牧的分界；山脉南北降水、气温、风力风速、无霜期都差异很大；山脉以南是富饶的河套平原，山脉以北是内蒙古典型草原和荒漠、戈壁；阴山山脉东与晋北山地、燕山山地衔接，西与贺兰山、北大山、马鬃山相通，构成了一条环内亚干旱、半干旱区南缘生态屏障。对维护荒漠草原生态稳定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屏护华北有着独特作用。

通常我们看到的阴山，粗犷、硬朗、大气，其实，它还有秀美、柔和、细腻的一面。到了乌拉山阴坡，我们登上了主峰——大桦背。环顾周围，豁然开朗，随口吟道：“乌拉山、乌拉山，高程二三千。主峰大桦背，又名敖包山。南眺黄河水，北顾明安川。山中芍药谷，山上雷达站。徒步向下行，一路花灿烂。林中鸟语声，清泉水潺潺。一脉屏南北，护佑几字弯。天地祥云托，百姓自安然。”

我们说阴山南北气候差异很大，其实阴山东西气候差异也很明显。在阴山家族里，大青山、乌拉山和狼山是兄弟关系，同纬度东西延伸，山体的结构特点大同小异，但山体的颜值，却大不一样。正值谷雨时节，大青山南坡已绿意盎然。而乌拉山上，只有小灌木丛点缀其中。同行的专家说，昆都仑河谷是一条东西气候分界线，以西为干旱区，以东为半干旱区。再向西，过了乌拉特前旗西山咀，就到了狼山。这里冬寒夏炎，降水在 100 毫米左右。

## 二

阴山是个变量，梳理着黄河的流向。据史料记载，黄河流入河套平原后，在今磴口县的补隆滩分成南北两个河道，南河道为次河道，即现今的河道，北河道叫乌加河，为主河道。那时的黄河，沿着阴山脚下缓缓东流，通过乌拉山和色尔腾山之间的山间盆地——明安川，从现在的昆都仑河谷转头向南。

但是，在平静的河流下面，地壳运动从未



阴山主脉

人山文水

断陷冲积平原，东西长约 500 公里，南北宽为 20—90 公里，平均海拔在 1000 米左右。主要分两块，狼山以南为后套平原，大青山以南为土默川平原。

后套平原，也称巴彦淖尔平原，东西长约 180 公里，南北宽约 60 公里，前有黄河滋润，后有狼山屏障。这里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但降水稀少，自古以来靠引黄河水灌溉，农业发达。

土默川平原，因明清时为土默特部居地而得名，又称前套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西起包头乌不拉沟口，东至蛮汉山，北靠大青山，南抵黄河及和林格尔黄土丘陵，是一片沃野之地，黄河一级支流大黑河蜿蜒其中。就是这片土地，托起了呼和浩特、包头两座现代化都市。土默川平原东部的托克托县河口村，是黄河的一个重要坐标点，黄河上游与中游在此分界，流程达 3470 公里的黄河上游到此为止，中游由此开端。

有趣的是，阴山与黄河联手，造就了乌梁素海。第一次改道后的黄河，急转南下，在明安川西南，留下了一片洼地，形成了大片积水，这就是乌梁素海的前身。水洼岸边长满了红柳，于是当时人们称之为乌梁素海，蒙古语意为“红柳树”。后来，随着河套灌溉规模的扩大，已经废弃的乌加河故道被当成了天然退水通道。各大排水渠道退水都经乌加河汇入乌梁素海，加之黄河经常洪水泛滥，使乌梁素海最终成“海”。

乌梁素海，这个阴山与黄河共同孕育的孩子，已成为内蒙古西部重要的生态屏障。它西有库布其和乌兰布和两大沙漠，随着常年的西风劲吹，一直向东滚动。因为有了乌梁素海，使沙漠止步于包头以西，让周围的环境因此而改变。现在的河套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动态平衡，已形成了一个独特地理环境和生命共同体。

考察中，我们特意穿过昆都仑河谷，进入明安川、乌梁素海和乌加河寻找当年黄河的痕迹。沧海桑田，再也看不到过去的样子，平坦的明安川还在，已成为优良牧场；乌加河早已变成村镇、良田；宽阔的昆都仑河谷，记录着曾经的辉煌。

在阴山西段狼山口，沟口有两座相互对峙的山头，东为大狼山，西为二狼山。两山之间是一条蜿蜒的沟谷，怪石林立，溪水汨汨。沟口外为黄河故道，在旁边的高台上，立有一块石碑，记载了清同治年间提督金运昌，班师移防，途经狼山，恰逢重阳节，登高远望后套平原，一片荒凉之景象。

放眼今天的河套平原，渠网纵横，村舍俨然，绿荫绰绰，一片繁荣。

## 三

行走阴山，几处古代长城遗迹，镌刻着阴山的历史记忆。战国时，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世界拓展到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并在此设郡建政。在大青山脚下，我们看了一处长长城的烽火台，建在九峰山沟口东侧的台地上，为黄土夯筑。烽火台高约 5 米，呈圆形，外径约 4 米，经历了 2300 多年的风霜雷雨，依然巍然挺立。

九峰山沟谷，地图上标注的名字叫寒沟。峡谷中峭壁林立，瀑布飞泻，峰回路转。穿行其间，两侧高耸的山峰挤压着我们的视觉。这是大青山中一条南北通道，南接土默川，北连山后的固阳、武川和达茂草原。九峰山沟谷，为古代土默川的要隘。其实，阴山有许多这样的沟谷，仅大青山段就有呼和浩特至武川的蜈蚣坝，古称单于道；从包头通往固阳的昆都仑沟谷道，古称中道；还有五当沟、美岱沟等，每条沟谷都是南北穿行的古道。

相对于赵长城，秦长城大大向北推移了，在色尔腾山上东西延伸。秦统一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 30 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在阴山以南设立 44 县，并将战国时残留的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连接起来。秦长城在起伏的山脊上东西延伸。尽管残存的不多，但气势犹存。同时，蒙恬还修筑了秦直道，由渭水河畔直达阴山。

在阴山北麓的乌拉特中旗，看到了一处长长城。汉武帝时，对匈奴展开全面反击。元朔五年，大将卫青率十万大军，在高阙打败匈奴右贤王，再次收复河南地，设朔方、五原郡，从内地移民十万至此，修复阴山北麓的秦长城，并修筑汉长城。

停止。地质资料显示，阴山山脉一直在抬升，河套平原在持续下陷。于是到了清朝初年，现在的乌梁素海一带超出了黄河流淌的高度，黄河到此受阻，无法东流，只好调头向南，形成了一段南北走向的河道。这是黄河的第一次改道。

在河套平原西北部，阴山的西端狼山与南北走向的贺兰山之间有一个巨大的豁口，这个豁口形成了一个西风通道，强大的西风携带着乌兰布和沙漠的风沙，经年累月地入侵和挤压黄河河道。加上狼山雨季山洪频发，大量山石滚落、淤积。两个因素叠加，使乌加河河床持续抬升，最终于 1850 年河道被堵塞 15 公里，乌加河断流。黄河干流改流南河，黄河第二次改道。

阴山又是个不变量，执着地守护着富饶的河套平原。

“河套”一词，始于汉代，以水草丰美著称。河套平原，属阴山

## 花棚车

□田夫

肖睿是县城一所小学模范教师。这个暑假，教育局动员年富力强的教员补充乡村师资，身为一个女教师，她想也没想就报了名。开学了，500 多名孩子涌进校园，肖睿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

肖睿现年 32 岁，她被安排到三年级做班主任。开学第一天，她早早地来到学校，不知不觉朝着三年级的教室走去。教室的门敞着，听声音里边已经有了几个孩子。她想本一步迈进去，但里边的说话声又让她止住脚步。

“刘春蕾，又坐你爷爷的花轿出嫁啦？”说话的是一个胖墩墩的男孩。男孩身旁站着几个嘻嘻笑的同学。同学们显然没看见老师。

男孩说的刘春蕾，是个神情木然的女孩，她目视着黑板，并不搭理男孩……

那天，肖睿并没有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教育那个男孩，只是在课间的时候，告诉他不要笑话别人，要尊重别人。

那么，男孩口中的“花轿”是什么意思？

一天放学，刘春蕾的爷爷来接孙女了。开的是辆带箱的、破旧的红色电动三轮车，为了防晒防雨，上边盖了花色篷布。

肖睿一眼就看到了那辆花棚车，目送着晃晃荡荡的花棚车，消失在三岔路口。

不久，肖睿要孩子们填一张表格。交上来的时候，肖睿发现刘春蕾在“是否单亲”栏里什么也没写。她当然可以要求刘春蕾如实填写，但她实在不忍心那样做。

肖睿突然想要孩子们以自己的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为题，写一篇作文。

一日，肖睿突然发现校园外的花棚车不见了。下午放学，她照常出来送孩子，发现刘春蕾走得很匆忙，走的路线好像也不对。

爷爷有什么没来接她？难道她家里出了什么事？这时有个同学告诉她：“肖老师，花棚车停在较远的地方了。”

这是为什么？还没有答案的时候，又有同学向她汇报：“肖老师，刘春蕾要小性子，不让她爷爷接送了，她爷爷可伤心了。”

难道被同学说“花轿”之后，她讨厌花棚车了？觉得坐花棚车丢人了？

肖睿觉得必须跟刘春蕾谈一次了，这天她和刘春蕾坐在柳荫下的长椅上。可肖睿还没说几句，刘春蕾却露出小虎牙笑了，“肖老师，您误会了。是我跟爷爷说好，今后我就走着上学了。您看，我的个子这么高、腿

□董国宾

我躺在坡上想事情，事情没想完，一只鸟忽闪着翅膀，从我眼前飞走了。

鸟在天空漫飞，飞到巢上叫几声，说着东一句西一句的话。它说了些什么，我没心情去知道。这时天际出现了几朵悬浮的云。

云满世界乱跑，一会儿朝西北走，一会儿又去了南边。走东窜西，跑南移北。不像是观光，也不像是奔波，只是被风吹着走。坡上有大片黄桔，也有大片浅绿。每棵草，每株棉花和苞谷，都在长大成熟，努力把剩下的事情做好。

我躺在坡上想事情，事情没想完，就进入了梦乡。村子、篱笆、旷野、田埂、扁豆荚，好多事等着我去想。我不能用一个早晨，或一个黄昏，把一年的事情全部做完，就钻进梦里去躲闪。我想把手头的事放一放，可睡梦中，又想到了一棵棵树。那是村子里的树，它们围着村子长。村东头村西头，最大的土堆上，最小的池塘旁，有空隙的地方都有树的影子，树都扎了根，村子不再是空空荡荡的一片。我在做一些树能做的事，把这些事做好了，就从梦里走出来，也便明白了树的道理。

人要执意想些事，做些事，就没白天和黑夜，睁眼闭眼都在想都在做。村子里的人，一年到头埋在没完没了的事情里。风能把人刮歪，也不肯回避一下，仍风里来雨里去。烈日能把人晒老，也不去躲一躲，仍赖在劳作的田野里。寒冷能把人冻得矮一截，还挑着担子奔东西。村子里的人，都在执意想事情，做事情，不愿意分清酷暑与严寒、白昼与黑夜，他们都在睁眼闭眼做事情。

树，会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过一辈子，让人最放心。不像云和鸟，飞来又飞去。说的话悬在空中，多少年都不会掉下来。树在扎根的村子里，本分地过掉一个早晨和黄昏、一个丽日和阴天，过掉一生大大小小的时光。说一些自己该说的话，做一些自己该做的事。

炊烟土



也长……”“你家距离学校 5 公里，要走多长时间啊。”“嘿嘿，没关系的，我就是早晨早走一会儿，晚上迟那么一会儿到家。”

第二天，刘春蕾的爷爷突然来学校，让门卫把肖睿约出来：“肖老师，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老人搓着他那干树枝般的手。肖睿的眼睛直直望着一脸沧桑的老人，内心掠过一丝痛。老人来找肖老师，是要肖老师帮他做孙女的思想工作，咋就不用他送了？说着老人叹了口气，孩子稍大点了，有心里话不跟爷爷说了。

肖睿满口应承了老人，但她的心里真的没有把握。刘春蕾是个倔强的孩子。肖睿没有立刻找刘春蕾谈话，她想要多了解这个女孩。星期五她给孩子们布置了一篇作文，她本想让孩子们在家写，可她打消了这个念头，要孩子们在家打好腹稿，星期一来课堂用一节课的时间完成。学生写作文时，肖睿静静地坐在讲桌后，她不想打扰他们。她知道有些孩子很敏感。她那一双温柔的眼睛里，闪烁着慈祥、关切，注视着每个孩子。孩子们都认真地投入写作。也许是写到感情深处了，刘春蕾的脸红红的，有一阵似乎要哭了。刘春蕾写完了，低着头犹豫不决，最终还是作文撕了，而且是撕得粉碎。

下课铃响，孩子们纷纷交了作业。刘春蕾也交了一页写得很简单的作文，题目是《我有个幸福的家》。

而肖睿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她发现刘春蕾把撕碎的纸抛进了墙角的垃圾桶。

下一节是体育课。趁孩子们在操场的时候，肖睿回到教室。

下班了，有同事推门来喊肖睿：“肖老师一块走啊。”肖睿笑着说：“你们先走吧，我想备一会儿课。”然后她插了门，走向垃圾箱，把别的垃圾一件件小心地挑出，然后把刘春蕾撕的纸屑轻轻倒到桌子上。

肖睿无法将这些“雪花”拼凑完整，后来她干脆找来糰糊和一张大纸，一小块一小块往上粘……她终于走进了一个女孩的内心世界：“爸爸妈妈离婚了，谁也不管我，这个家只剩下我可怜的爷爷，爷爷要整天下田劳动，为我买衣服，为我买书包……每天坐在花棚车里，我的心特别难受，仿佛我趴在爷爷的背上，满耳都是爷爷沉重的喘息声……”

肖睿顿时泪流满面。

星期一放学，肖睿拉着刘春蕾的小手，亲自把她送上校车。她告诉刘春蕾今后上学放学就坐校车了。刘春蕾的眼睛直直地望着肖老师，但她不能问理由，因为刚才她已经跟肖老师承诺，不问为什么。

看着校车缓缓开出校门，肖睿的眼睛里又出现了那台晃晃悠悠的花棚车……

说小小

## 村子是扎根的树

远远地走进村子，最先入目的是一棵棵树。像一个山丘，人似乎可以从上面走过去。老人和孩子都在树丛里度年月。村子里的人，干活把劲用完了，身子一歪便睡在了树荫里。知了和蚂蚁在树上蹿上蹿下，鸟不停歇。它们的路在树上，树里面有万般未竟的事要去做。树是一个说话做事的地方，人和大大小小的事物都依赖它。要叫醒一个人和一头牛，只需给树招呼一声，树轻轻拍打两片叶子，带着一大堆成熟的想法做回应。

每条路都被月亮照着，每个村口都有树把守。树神圣地与月亮对话，一整夜一整夜的话用箩筐装不完。树把大把地捧着月光，欢快得一片叶子拍打另一片叶子。树叶泛着炎炎青光，斑驳的影子投在大地上。这景象被安然嚼草的牛看见，被圈栏里的猪看见，被似睡非睡的鸡看见，被屋顶和篱笆看见，被挂在院子里的镰刀看见，被横在地上的锄头看见，一双双张望的眼睛没睡觉。

树错落有致地站着，挺拔的白杨、坚实的刺槐、柔韧的弯柳、褐红的枣树，姿态各异地布满村子。树知道谁家卖了一头大肥猪，谁家添了冰箱彩电。风追逐飘飞的落叶玩，把李家的树叶刮到张家院子里，又把张家的树叶刮到赵家院子里。乡邻们足不出户就知道邻家发生了什么事。

风说话做事由着性子来，靠不住。树会把风做过头的事做回来。薄暮时分，或暮色已深，风不听劝住，恣肆横行。树便使劲晃动枝条，大声通知村里人。关紧各家院门，尤其把牲口拴好，给它们找个结实的地方安顿下来。牛，耕了一辈子地，拉了一辈子车，驮了一辈子东西，出了一辈子力，是庄稼人的功臣。保护好牛，就是为村子做了一件大事。然后加固好草垛，把挂起的镰刀放置好，把院子里的苞谷收起来，一粒粮食也不让风刮走。

我猛一睁眼，那只鸟忽闪着翅膀，飞出去又从远处飞回来。它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寻得了我的梦，滴落一串串鸟鸣，像在对我说，村子是扎根的树，它也要到村子里去安家，看能不能为村子做点事。

### 秋日行(组诗)

□老戈

浑善达克

浑善达克，沙丘如卧牛  
起伏连绵，寂寥  
我脚下，吐舌的蜥蜴  
几棵老榆树，钉在大片静默里

而远处，一顶蒙古包的突现  
顷刻间扣住，方圆八十里的惊惶  
一只鹰，墨点一样一闪  
溅上天空

抬头，天穹罩下无边的空间  
如一项巨大的穹庐  
里面坐着落日  
和几个内心装着山水，草地上奔走的人

一缕炊烟

她比早晨起得更早  
她要赶在，早晨侧身之前  
活动开每一分秒的指节  
分给奶桶、圈栏、炊烟  
分给一次登高的远眺

远山、小草、鸟鸣  
河流和苍鹰，也是她一一叫醒的  
在躬身与抬头之间  
一缕摇摇晃晃的炊烟，不时  
要她扶上一把，一阵远去的风  
也涂满她匆匆的指印

她确信，服侍好这个时辰  
日子生动，山水年轻  
而怠慢这样一个时辰  
往往要比飞逝的时光，更容易使人衰老

苏尼特盘羊

向导用手指一点  
从天地尽头，就牵出斜阳下  
一尊铁青的马鬃山

远看，像苍茫的桌面  
压着一块石炭摆件  
趋近，七个黑点  
在它的纹路里，若隐若现

它们小心呼吸，攀岩、活着  
凝神或望月。小心用蹄子敲打静默  
小心腾出，它们的山林  
河流，草地，无边的空间

如几粒赭色的石子  
小心地，在时光的表层  
警觉、谛听。每滚动一下  
都像偷越，自己影子的版图

扎鲁特人面岩画

下车。回望  
大片玉米地晃出蝉鸣  
我们坐等，一条三股牛车道  
弯曲的尽头，另一辆车  
驶来甩掉的天空

土坎上，一条拦腰折断的蜥蜴  
尾尖，在翘  
受伤的时间，倒退着来对接  
同行者接着一棵百年老榆  
仿佛替岁月，接着打盹的秋日  
等一片笑声来抬

大黑山岩石上，一张人脸  
赫然出现的那一刻，仿佛说了声  
在此，我等你们一万年

巴彦河谷的雾

一场秋雨后  
我看见三匹马  
相跟着走进一团浓雾

后来，阳光初现  
浓雾渐淡。三匹马先是隐约露出马尾  
片刻，露出油亮的马身  
如一张白纸  
洒出的三点墨迹

我朝马的方向喊了几声  
回应我的  
是大片大片的安静

直到三匹马消失  
我没有听到任何响动  
可能因大地潮湿  
远去的马  
把清脆的蹄声  
悄然踏进巴彦河谷

一棵树

鲁北一座大山上  
只有一棵伞状的树

只有一棵。其他的树  
在山下，在河湾，在更远处

一棵树，拢下一小片阴凉  
举在大山头顶  
也许，它是怕太阳下山也热

星诗空